



黎宗彦



抗战时期海南人黎宗彦击落敌机时驾驶的就是“霍克”2型驱逐机

## 抗日空战史上空校生击落敌机第一人

# 海南英豪黎宗彦浴血长空

文\海南日报记者 郭景水 实习生 石挺恋

1938年9月,还是21岁的在校生,他就驾机与敌鏖战,并成功击落日军飞机;1940年7月,在重庆保卫战中,他再次与日军激战万里长空,油料耗尽后在迫降时壮烈殉国,时年仅23岁。他就是黎宗彦,广东省崖县(现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人。1936年离开

家乡考入广东燕塘军校,1937年初考入中央航空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黎宗彦成为“抗日空战史上空校生击落敌机第一人”。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出版的《不能忘记的抗战》大型文献图书中,黎宗彦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抗日空军人物。

### 首次出战击落日军飞机

1937年初入读中央航空学校(后改称空军军官学校)的海南人黎宗彦,参加的首次空战,是在他作为空校生进行空中特技训练时临时出战的,前后战斗时间只有10分钟。

1938年9月28日7时40分,昆明巫家坝,时为空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飞行科驱逐组学生的黎宗彦,驾机开始进行升空训练。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数百公里外的高空上,日军九架九六式重轰炸机,早7时许从广西北海附近海上的涠洲岛机场起飞,目标直指昆明,直指中国空军。

8时40分,昆明防空部得报敌机来袭的消息,发出了空袭警报。获悉警报时,黎宗彦刚刚完成了空中练习科目正欲降落。黎宗彦当时迅速收起落架,机枪上膛,以最快速度攀升高空。同时,地面上的驱逐机、轰炸机甚至教练机迅速起飞,迎战日军飞机空袭。

9时15分,警报拉响到最高级别,日军九架重轰炸机到达昆明上空。一场空中遭遇战开始了!1939年第十七期《中国的空军》上刊载的朱惠之撰写的《九二八昆明空战大捷记》一文,详细地描写了空战经过前后。文中对黎宗彦驾机战斗有着大篇幅的描述:

“他(黎宗彦)是最卖力气了,他把日常学习的各种战术,一一实地演练,把敌机当靶子打,只听机枪扫处,敌机身上连中了数个枪弹,冒白烟了,夹着一条长尾巴,摇摇欲坠的飞逃。”

“勇敢的黎宗彦,一点也不含糊,他不放过受伤的飞机,他一直盯住后尾巴追,追到昆明三十里外的乡间,又加一阵机枪,可怜这架敌机便再也不能支持,向水田栽冲了下去。”

文中高度评价黎宗彦作为一名空军学校的在校生驾机空战击落敌机的英雄行为:“忠勇哉!黎宗彦,你初次出战,竟开记录,努力吧,前途未可限量,祖国需要你哩!”

### 重庆保卫战中壮烈殉国

“九二八”昆明空战,除了黎宗彦击落一架敌机外,还有学校教官周庭芳、姚杰分别击落了一架敌机,而我方却未损一机,未伤一人。当天晚上,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空军军官学校,准备了大牛、大猪、大羊等,为取得空战胜利的壮士举行慰劳祝贺,并重奖了参战将士。

这次空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的经典战例,挫败了日军侵略中国西北大后方的图谋。黎宗彦由此创造了中国抗日空战史上空校生击落敌机的记录,还获得了云南省政府授予的“勇士”称号。尽管当时黎宗彦还是一名在校生,但已成为了举国传诵的飞行战斗英雄。

当年,黎宗彦在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编入国民政府空军第四大队,任少尉飞行员。黎宗彦曾到新疆伊犁接苏联支援抗日的飞机回兰州训练。尽管苏联的驱逐机速度快、机型小,难于操纵,但黎宗彦还是很快取得了突出的飞行效果,飞驻成都双流

空军基地。

1940年7月4日,日军海军航空队轰炸机分批轰炸重庆。黎宗彦驾E-15战斗机,在空军第四大队长郑少愚的率领下,与日军敌机交战。是日,黎宗彦为了多歼敌机,留空时间过长,以致油料耗尽,在迫降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黎宗彦的遗体运到重庆,葬于重庆南岸黄山空军烈士公墓。

1941年2月24日颁布的《国民政府令》中,特追晋空军少尉黎宗彦为空军中尉。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并竖立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纪念馆上,黎宗彦等870名中国抗日航空烈士镌刻其上。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出版的《不能忘记的抗战》大型文献图书中,黎宗彦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抗日空军人物。

### 英雄少年“过目能诵”

记者日前来到黎宗彦的出生地崖城镇水南村,以求进一步了解英雄的“生前身后事”。记者了解到,黎宗彦小名黎琼安,兄妹七个他排行老大,1917年出生在崖城镇水南村。黎宗彦最小的妹妹黎宗柳尚健在,今年72岁,居住在崖城镇城东村。当天下午,因为腰椎间盘突出有些驼背的黎宗柳老人见到记者的时候,瞬间老泪纵横,多年来从未有外人关注她大哥的事情,黎阿婆见到记者非常激动。

黎宗彦遇难牺牲的时候,黎宗柳才刚满一岁。她对大哥第一次的印象是十岁的时候,当时有人将黎宗彦的一个半身陶瓷像和四张照片送到崖城家中。“其中一张哥哥带着头盔,站在一架飞机边上,非常神气。还有一张骑着高头大马,还有一张是和四个战友的合影。”黎宗柳激动地向记者比划着。不过遗憾的是,陶瓷像和照片在“文革”期间均遭到毁坏。

黎宗柳还说,在日军进攻到崖城的时候,还焚烧了他们家两间茅草房,“因为有人报告家里有个抗日的空军飞行员。”

今年85岁的水南小学退休老师王冠琦,比黎宗彦小九岁。王冠琦告诉记者:黎宗彦在家乡学习的时候,非常聪明,过目能诵,“甚至不看书本听别人朗读,就可以背诵。”考试之前的晚上,黎宗彦会“秉烛夜读”,第二天考试就会考出高分。

黎宗彦不仅学习成绩好,身体素质也非常过硬。“他和同村的两个同学一起考空军学校,在被旋转了很多圈之后,同学都撑不住倒地,而黎宗彦还能够稳稳站住。”王冠琦老人说。

79岁的黎征呈老人并没有见过黎宗彦,但是黎宗彦的父亲经常到黎征呈的家中串门。“听他父亲讲,黎宗彦都牺牲多年了,当时和他一起在家乡读书的同龄人还是不断地打听琼安(黎宗彦)的情况。”黎征呈老人回忆。

如今,黎宗彦的弟弟黎宗俊的五个孩子,都生活在崖城。黎宗柳老人从来没有到过重庆,她希望可以有生之年到重庆祭拜一下哥哥。

(本文采访得到了三亚文史研究者徐日霖、黎月光先生在史料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九二八”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太阳出得很早,蔚蓝色的天空,高悬着片片的云朵,这是飞行的理想天气。……

七时四十分,我驾着一架霍克式驱逐机,出去练习空中科目。动作做完后,发现机场摆出红字布,停止在地面的驱逐、轰炸、教练机,纷纷起飞,很明显地告诉我:警报来了。我便开大马力,收起落架,机枪上膛,用高改正器,以最迅速的速度,一口气攀升到一万尺以上。

……

一架机种相同的友机,从我的旁边掠过,我急转回来,开大马力追上去,取二号机位置和他编队,友机摇着机翼示号,我即跟上成密集队形。长机的驾驶员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周庭芳教官,我们彼此点头示意后,我仍退回战斗队形飞行位置。不久,又一同机种的机友,追上来跟周教官的飞机,周教官也忙着回头招呼,彼此示意后,即成一个三机战斗队形,由周教官率领,来回于昆明市、机场空域索敌。

当我们末一次向西北方向转弯时,我即在前方发现敌机,正欲赶上报告长机,而长机亦于此时摇翅膀作发现敌机记号。敌机的高度与我们相等,我们开大马力,迅速升高,以便占得高度的优势。

敌机是双发动机的九六式重轰炸机九架,编成一“品”字密集队形,看上去美得很。敌机由西北方进入轰炸航线,对昆明市及机场飞来。我们三架飞机与敌机对头而飞,我巡视敌机上面并无驱逐机掩护,并发射数弹试验机枪。遭遇上了,周教官一个转弯追逐下去,我亦以急转回头向敌机追去,油门开满,双手把握机枪,对敌二分队长机细心瞄准。我的计划是准备追进二百米始行开枪的,可是在四百米左右的地方,忽听到螺旋桨“砰”的一声响,我知道敌机已经先我而射击了,便搬动大枪向敌机发射。初试数弹依发光弹之指示,弹流稍低,即放弃瞄器,以发光弹修正偏差,弹流直向敌机穿射。敌二分队长

## 昆明空战记

(节选)

文\黎宗彦

机知我对彼攻击,降低下去,由五、六僚机高起掩护,我亦改变目标,大小枪同时使用,向敌五、六僚机扫射。此时攻击角度已渐由三十度小至0度,距离亦由四百米近到百米,我稍感己机似已陷入敌机乱流里,但知正后方系敌机死角,仍不顾一切转移火力向敌机全部扫射,敌机亦集九机火力,利用位置高低变换,相互掩护。至距离约五十米时,子弹射完了,在乱流里飞机颠簸甚难操纵,我将机头一推,冲到敌机底下,忍受敌机腹下枪射击,随后半滚离脱。改正后,见敌第五架与第九架同时冒烟,但未落下,我尾随敌机而飞,此时炸弹从敌机投下轰炸东南郊约七八秒钟,弹着地面爆炸时,我心火甚炽,恨不得将敌机全部一口吞进肚里。

我在远处目送敌机远去,心恨子弹装得太少,此时起一意念:快落地装子弹再追!即速降高度,减闭高空改正器,在机场低飞一周,放起落架着陆,赶忙滑回停机线。机械士说:油已不多,不能再追。而友机五六架已在机场上空准备落地,我要再追的心念便沉了。

开车后检查机翼,仅中弹四发,两发击中螺旋桨,一发中右上翼,一发中左下翼,其他部分,毫无损伤。据我判断,敌机至少有五架被击中,而负伤最重者当为第二分队。

……

从这次空战的教训中,十足证明了旺盛的攻击精神,可以压制优势的敌人。后上方攻击敌多座机编队群的方式,是被人们认为违反战术原则的,可是,我冒这个危险去走这条路,也竟可达到我攻击的目的。我在未发射以前,敌机即集中火力,向我攻击,至我射击时,敌机则上下频而变换位置,究不知我所攻击者为哪一分队,无疑的,敌人已被我攻击之精神屈服而呈现慌张之状态了。结果,我的飞机被敌机九架集中射击,中弹仅四发,但我对敌机攻击的成效怎样呢,不是曾予敌机以一严重的打击吗?!

(注:本文是黎宗彦撰写的纪实作品节选,最先发表于1938年11月17日的《宁波商报》,后分别编入1939年出版的《21期《中国的空军》杂志、光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空军血战记》报告文学集,成为极为珍贵的中国空军抗战史料。)